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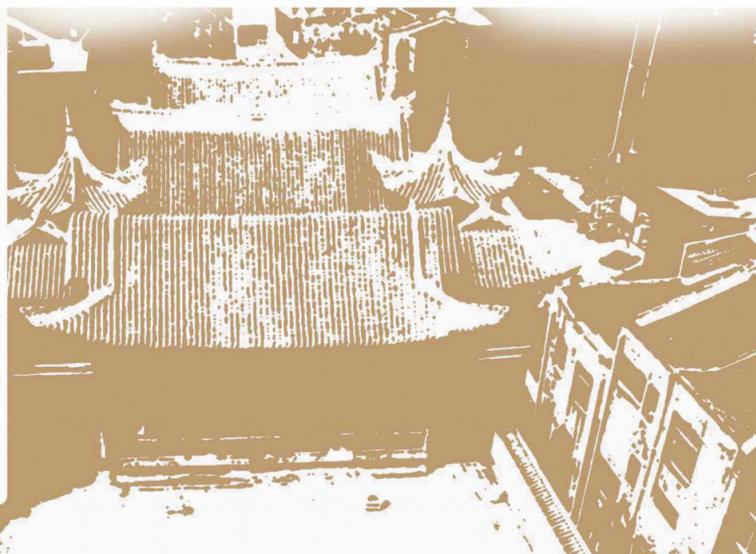
责编:杜恩亮 美编:刘仕川 组版:方茜 校对:王文富 周万琴 E-mail:ztrbtkb@126.com



修缮后的陕西会馆。



俯瞰修缮后的陕西会馆。



昭通古城的会馆

曹加勇 文/图

昭通古城会馆作为祭神祈福、集会议事、休闲娱乐的场所,承载着同乡人浓厚的家乡情怀和共同的文化信仰,是他乡商客留给本土居民的城市记忆。

目前,昭通古城仍然保留着清代以来的街道布局和建筑肌理,部分会馆得以留存下来。陕西会馆、广东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等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会馆建筑,承载着近代以来昭通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新建府城于现址,外地移民大量涌入昭通,特别是清朝推行“滇铜京运”的铜政后,昭通作为古代货币载体铜、银的生产地和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吸引了八方商民汇集此地,他们以资本投资办厂,建立商号进行贸易,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活动。为了联络同乡、加强团结,这些外地商客纷纷建立了各省商会馆。这些会馆不仅承载着昭通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见证了外地移民与昭通本地居民融汇生存、与地方文化相互交流,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

昭通古城的会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建筑文化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将徽派建筑元素同陕西、四川、贵州、福建等地的建筑风格以及昭通本土的建筑特色进行巧妙结合,成为昭通独特的文化符号。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的昭通古城内保留有清代修建的外省会馆多处:湖北商人修建的三楚宫(两湖会馆),宫内供奉高寿138岁的湖南人无量寿佛释全真,俗称寿佛寺;陕西商人修建的陕西庙(陕西会馆),会馆内供奉关帝,俗称关帝庙,民国年间改为五省会馆;广东商民修建的南华宫(广东会馆),会馆内供奉佛教六祖慧能,亦称南华老祖,故广东会馆又称南华宫,民国时易名为两粤会馆;江西商人修建的万寿宫(江西会馆),所奉者为道家许真君(原名许逊),宋真宗时曾御赐供奉许真君的道观为“玉隆万寿宫”,自此江西商人所建的会馆均称万寿宫,其建筑材料之一的琉璃瓦当亦是寿纹;贵州商民修建的忠烈宫(贵州会馆),《黔南识略》载忠烈宫所奉者为唐代将领南霁云,贵州苗族尊称其为黑神,俗称黑神庙,其建筑工艺在当时被誉为“工巧鲜有伦比”;四川商民修建的川主庙(四川会馆),传说中的大禹、杜宇、开明和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及蜀汉皇帝刘备等,都曾被川人尊为“川主”;福建商民修建的天后宫(福建会馆),所供奉者为妈祖,故又称妈祖庙……不同省域的商民,他们经商到哪里,就把同乡会馆建到哪里,同时也把本土的文化信仰带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去。他们与昭通人民交往、交流并

交融为一体,形成了昭通多元包容的文化格局。

从昭通古城内现存会馆实物来看,会馆建筑格局大体均是由戏楼(大门)、天井、左右厢房、正殿形成天井四合院式院落,整体沿中轴对称,其进院的多少和建筑材料的使用由修建时的财力和地理位置而决定。位于昭通古城内挑水巷38号的广东会馆,因时代变迁等原因,其布局现存由戏楼及北配房、正殿及南北耳房、北厢房组成一进院,其南厢房和戏楼南配房已因历史原因于民国时修建为居民住房。而现存位于永安街100号的陕西会馆,建筑格局较为完整,由戏楼(大门)、前殿、中院厢房、中殿、后殿构成中轴对称的三进院,其中前殿后檐与中院厢房和中殿前檐连接为“四水归堂”格局,为典型的陕西晋派建筑风格。两处会馆的戏楼均为凸字形平面布局,二层抬梁穿斗式木结构,一层临街明间为人口(大门),由一层次间设楼梯而上二楼戏台,东西两山封火墙为高出屋檐的徽

派马头墙。其中山门上的石刻对联、人物形象和月台石刻,马头墙上的狮头及灰塑造型,以及各建筑体上的斗拱、木枋、斜撑、雀替等雕刻,无不体现出徽派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技艺的精湛、建筑艺术的高超,呈现出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的建筑风貌。从屋顶来看,陕西会馆戏楼为单檐歇山屋顶,广东会馆戏楼为重檐歇山屋顶。广东会馆的正殿由前期的勾连搭改为单檐硬山屋顶,陕西会馆的正殿、中殿均为单檐硬山屋顶,前殿却为卷棚歇山屋顶,中院两厢为六角攒尖顶。从建筑材料来看,会馆均是土、木、石结构,广东会馆和陕西会馆为青瓦屋面,江西会馆的沟瓦为青瓦,盖瓦为琉璃筒瓦。

这些留存下来的会馆建筑是云南清代传统会馆建筑的典型,不仅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是解读昭通清代商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从陕西会馆发现的多块碑刻来看,清代的昭通商业

繁荣、商号众多。一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修缮陕西会馆的功德碑上记录了修缮缘由和18家捐资商号,另一块(与东岳庙一并)捐资功德碑上可见的商号有90余家。《昭通县乡土志略》亦载:“乾嘉间……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厂饼运回。铜至泸州,则驮盐转昭,车马盈途,秦楚赣粤各省工贾,来昭者络绎不绝。”这些商号名称无不体现出昭通在清代作为“滇铜京运”的重要枢纽地位以及昭通商贸繁荣的景象。

现今,在昭通文旅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昭通古城内经过精心修缮的会馆建筑以及其他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将成为昭通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助力昭通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这些老建筑用其静默无言的方式述说着昭通的历史记忆和人文情怀,它们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遗产价值,在加强保护的同时,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活化利用。

石达开偷渡盐津年余洞天险

刘作芳

1994年版《盐津县志·大事纪年》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的部队在行军过程中,一支队伍由筠连经牛皮寨,中寨至杉木滩(疑应为撒鱼沱),于关河东岸鲢鱼洞、鹰嘴岩等处遭清军伏击而返回四川。同治二年(1863年)一月,石达开率部10多万主力部队同清军进行了横江之战,是役,太平军损失4万人。石达开被迫由燕子坡渡关河路过盐津,另寻渡江(金沙江)的地点和机遇。

陈一得主编的民国版《盐津县志》记载:清穆宗同治元年冬,太平军石达开率部抗牛脚寨、中木用、传丝坝、剑坝等处,折入川。《云南通志》翼王石达开率军数万之众,由广西、湖南入贵州,所至残破。谋取道于滇以攻四川时,远近震动。迨东州县相继戒严,请援告急者络绎不绝,然省城抚局甫定,弗能顾也。十一月历攻宣威、平彝、镇雄等城未下,军至东川袁隆巧家厅城,达开渡江入川。大关、永善之军盘踞官村(今绥江县城),掠恩安、鲁甸境内。川滇之交一片扰乱,无完肤矣。

《绥江县志》载:太平天国内讧,翼王石达开率部入滇,经贵州入滇境,企图渡金沙江入川。川督骆秉章沿江截堵,无隙可入,由川南六县人关河,窜至副官村(今绥江县城),烧杀至惨。时清同治元年十月也。

对待这一事件,一向注重真实、治学严谨的科学家陈一得还组织了采访:同治元年十一月,太平军石达开之部下由筠连北走玉皇楼达横江,一支队伍侵入盐井渡属牛脚寨(牛皮寨),经中木用西至关河杉木滩(疑应为撒鱼沱),欲上袭盐井渡及大关厅。因盐井渡民团于关河东岸年余洞山上布置滚木礮石堵截,所过鹰嘴岩两岸壁立,上岩下河,地势险隘,发军虽众不能通过,遂分为二路,一路仍由原路折出四川许炎(今宜宾凤仪场),一路渡河经传丝坝、剑坝,又遇前途荒山老林,亦难通过,乃越新场转至四川捧印场。

自清同治元年,石达开率10万西征军进入贵州、云南后,他便坚定不移地要实现“久想占据四川”的战略意图,并写下了“踏破河山胆气豪,偏师入蜀斩蓬蒿。临当痛饮黄龙酒,不灭清妖恨不消”的豪迈诗句。

石达开向四川进军,想学三国刘备先

占据川蜀,然后征伐中原。无奈天不遂人愿,“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大渡河就遭遇滑铁卢,全军覆没,凌迟于成都,留下一大堆遗憾和谜题让后人在唏嘘感叹中慢慢咀嚼,慢慢品味。

从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离京,短短5年间,石达开转战苏、皖、赣、浙、闽、粤、湘、桂、鄂9省,于1862年攻占四川石碛厅,进入西南地区,使清朝军政大员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刘长佑等疲于奔命。石达开曾先后率军于1862年4月和7月,分别在忠州、丰都、涪州一带和江津、合江一带试图突破长江天险,攻占成都平原。但是,两次渡江均告失败。后来攻打綦江、长寿也受挫,只得退守綦江东溪。

其时,石达开决定:“分兵三路绕道黔滇,到叙州(今宜宾)以西的水川司(今沐川)会齐,进取成都。”太平军路过云南的3支部队:人台左宰辅李福聚率前旗进攻黔北,牵制清军;天台左宰辅赖裕新率中旗渡江攻宁远府(今西昌),谋乘敌不备,长驱深入;翼王石达开率主力转战川南、滇东北。但最终的结果是,天不遂人愿,三路人马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赖裕新的中旗部队甚至直至主帅战死,都没有和石达开的主力军形成配合……

1862年8月,石达开率部10多万主力部队,沿遵义、毕节地区进入镇雄境内,然后分兵各路迂回入川,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他亲自率部出其不意地击败了驻守川南的湘军,攻克四川筠连、高县等州县,前锋直指横江镇。

这期间,翼王石达开打算攻打筠连和邻近的盐津城(隶属于大关厅),于是派出一支部队由筠连经过牛皮寨,从中木用经过万和、肖家坪,沿着大木厂下柏树直抵撒鱼沱,来到年余洞、鹰嘴岩天险处,两岸峻峭的高山直冲霄汉,巉岩绝壁屹立万仞,峭壁崖突兀奇怪,巍峨屹立在东西两岸之间,犹如老鹰之利喙也。谷底是奔腾咆哮、粗犷剽悍的横江(关河),挟裹着野性难驯的猎猎雄风,以摧枯拉朽的威势直逼谷底,白浪翻卷,腾起掀天气势,或咆哮着,或腾挪着,闪耀着,呼啸着,激流溅起掀天的巨浪,吼出裂岸的惊涛。

偏偏此处只有东岸有一条窄窄的小路容人通过。那险境,令人望之而神惊,近之而心怖。兵家守之,定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果然,防卫盐津城池的清廷民团早就把守关口了,准备了充足的滚木礮石,专门用来“招待”从高岩之下经过的来犯之敌。太平军先头部队强攻时,滚木礮石铺天盖地而下,许多士兵被当场砸死,多次组织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先头部队只得放弃强攻,撤军另作他图。战斗的惨烈场面,可以从《盐津县旧志》的只言片语中窥见一斑,“今游年余洞,当秋夜月明,见岩石峥嵘,江流有声,猿啼猿吟,风景清绝,令人怀吊古迹,但勿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总得有人或物作为见证,年余洞外的华丰寺就是这场天堑抢夺战的见证者。可惜,华丰寺早已坍塌成灰飞烟灭,湮没于关河的涛声里了。

1862年12月26日,太平军占领了自古有“川滇门户”之称的宜宾县横江镇、双龙场、玉皇楼一带。夹横江两岸为营,纵横数十里,旌旗相望,金鼓相闻。

横江,是石达开总结前两次渡江失败的经验后精心选择的一处渡江基地。

四川总督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屯聚横江“誓必渡此金河”时,大为恐慌。他知道石达开的大军一旦渡过金沙江,势必席卷川西,拿下成都。生死决战之际,骆秉章不惜孤注一掷,调集了四川境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和太平军决战想趁在春水大涨之前,拔除横江这个据点,以消除心腹大患。他先后调来川军唐友耕部、熊亮章部和滇军杨发贵部扼守金沙江北岸,湘军臬司(臬司即按察使)刘岳昭部、云南提督胡中和部、甘肃提督何胜必部三支大军集中于横江附近,形成四面围攻太平军的态势。

1863年1月8日,双方共30万人马参加的横江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双方激战了20多天,太平军各营垒岿然不动,清军却大量伤亡,战局明显对清军不利。

但是偏偏此时出现了意外情况:太平军将领郭集益、冯百年暗中向清将刘岳昭献书请降,约期举火焚寨;清军亦探得横江后山有小路可通太平军营寨。于是,清军各部约定1月30日进攻太平军。是日,太平军正与肖庆高、何胜必相持苦战,横江镇后山忽然鼓声大震,胡中和由后山小路破卡而入。太平军腹背受敌,三四万太平军凭借卵石筑起的城堡、



盐津县城。(图片来源于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图视库)

战壕奋起抵抗。最后,他们与10倍之敌激战两个时辰,“铅丸将尽,继以锅铁、碎石”,使清军“死伤不少”。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败退至今石城山脚下的横江镇西黄鳞沟、白果坪一带。与此同时,双龙场也遭到了清军的猛攻,郭集益、冯百年与刘岳昭里应外合,举火焚寨,太平军大本营最终陷落。1月31日,横江两岸太

平军的所有据点都失守了,石城山也被迫放弃。石达开只得率余部由横江镇以南燕子坡渡过关河经过盐津境内退往云南昭通、东川。

横江大战,太平军折将近50名,损兵近4万人,元气大伤,这也为石达开后全军主力覆灭于安顺场大渡河埋下伏笔。